

春在堂全書

第十一函
十二冊

經課續編卷三目錄

采采卷耳采采芣苢兩采采解

河廣解

率性之謂道解

費而隱解

一卷石解

固不固解

秋合諸射解

趙孟爲客解

爭臣七人五人三人解

夫人以勞諸侯解人

爲力不同科解

皋比解五篇

祖乙圯于耿解

子見南子章釋疑

三壽作朋解

要字形聲考

錄精錄卷三目錄

經課續編卷三

德清俞樾

采采卷耳采采芣苢兩采采解

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芣苢篇傳曰采采非一
辭也孔穎達正義於卷耳篇曰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
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采尙
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
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答張
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
同嗟乎毛公於兩傳分別甚明而鄭君乃并爲一談孔

氏固不足責矣毛於卷耳篇用一事字於采芣傳用一辭字明有虛實之分采采卷耳猶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也是實事也采采芣苢猶云蒹葭采采也乃重言以形況之是虛辭也使采采卷耳非實事則既不采取何能盈筐與下句不貫矣使采采芣苢非虛辭則既云采采又云薄言采之與下句重複矣故於芣苢曰非一辭見芣苢之眾多也蒹葭篇傳曰蒼蒼盛也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以采采形容芣苢之盛猶以采采形容蒹葭之盛也蜉蝣篇采采衣服傳曰采采眾多也眾多卽非一辭也三百篇中言采采者四惟第一句采采

卷耳爲實言其事其餘三采采皆辭也傳以采采卷耳爲事采之明惟此爲事固已并其後三采采之是辭非事而豫釋之矣古人用意之精如此蓋下一字而全詩畢照也鄭固不足知之孔疏有勤事采采之說蓋不達事采之之義妄意毛公用爾雅事勤也之訓耳此唐人

之見宋以後又不足知之矣

河廣解

衛風河廣篇誰謂河廣正義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愚按詩言誰謂河廣誰謂宋遠明以河

之廣見宋之遠若如正義說則宋遠實而河廣虛語意
不倫矣乃說詩必云然者正以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
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稱宋襄公母不稱宋桓夫人
是此詩作於襄公卽位之後於衛當文公時衛已在河
南故自衛適宋不必渡河而詩言爲非實矣今按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宋桓公於卽位後七年娶衛女其出而
歸衛不詳何年至二十一年衛有狄難其明年衛戴公
元年又明年衛文公元年至三十年宋桓公始卒而襄
公卽位於衛爲文公八年矣使夫人作詩在襄公卽位
後則宋衛同在河南又何河廣之有故知夫人作詩必

在宋桓公二十一年以前也然則何以稱宋襄公母不稱宋桓夫人曰夫人已被出矣不得以許穆夫人爲比也考之禮夫爲出妻無服而子於出母之未嫁者仍以父在爲母之服服之儀禮喪服篇云出妻之子爲母是也夫人見出已絕於夫不得復稱宋桓夫人而出猶未嫁則其卒也其子仍當服以父在爲母之服不得謂非宋襄公母也國史採錄此詩不云宋桓夫人而曰宋襄公母蓋史官之體例固然矣儀禮出妻之子爲母賈疏云或適他族或之本家愚謂此指出而未嫁者而言說詳茶香室經說此詩國史旣正其名曰宋襄公母則其

終身守義不嫁可知觀齊桓公歸蔡姬於蔡未之絕而
蔡人已嫁之則宋桓夫人之見出也衛人亦必有以再
嫁爲勸者此詩兩云誰謂河廣誰謂宋遠惓惓於宋如
此殆亦有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之意乎孔子錄衛
風而存此詩其柏舟之嗣響乎序但言思而不止猶未
得詩之微意也

率性之謂道說

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作中庸首云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爲道孟子於是發爲性善之說其實非子思之意
以未達率字之義也鄭康成曰率猶循也朱子章句亦

同其說夫使循乎性之自然而卽謂之道則天命之謂性卽天命之謂道而不必有性之名矣是故率性非循性也其下曰脩道之謂教竊謂率與脩一聲之轉率猶脩也於性言率於道言脩異其文述作之體耳尙書堯典篇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斯通論也經傳中此類多矣故言率性之謂道率道之謂教亦可也謂脩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亦可也易傳曰初率其辭侯果曰率脩也訓率爲脩其古義之未泯者乎性不一性必率之而後爲道道不一道必脩之而

後爲敎率與脩有功力存焉後人訓率爲循則近乎道家所謂道法自然者而非吾儒所謂道矣孟子不達率性之義謂性可率循則有善無不善可知與告子輩斤斤辨論以水爲喻故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夫禹之治水也大河自雍而至豫使順其性之所至則有直瀉荆揚而已矣禹乃引之北行使至於兗而入海此豈徒順其性而已哉水性之可順者順之不可順者勿順焉禹之所以神也孟子不知人性安知水性使孟子治水吾其魚矣然此亦孟子蚤歲之見及至晚年之論固不然矣是以又有口之於味一章載於盡心下篇蓋言口之

於味五者與仁之於父子五者皆是天命之謂性而前五者不謂之性謂之命後五者不謂之命謂之性君子於此有權衡焉此卽脩之說也故愚謂率性之率不訓循而訓脩也

費而隱解

禮記中庸篇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注曰費猶俛也此解得之其云言可隱之節道不費則仕則誤解隱字矣此古義之不可從者也朱子章句以此句爲下節發端較古注以此句屬上讀其義殊勝但以費爲用之廣隱爲體之微則非古義自古無以費字贊道者且費隱二字

中庸篇亦不再見則非以此贊君子之道明矣此今義之不可從者也愚謂此句當從朱子爲下節發端費字當從鄭注訓爲倮從徐音讀如弗實卽弗字也弗字從人從丿左戾右戾故有倮義經傳或作拂作拂作怫此又作費皆余所謂文增者也然則何謂費而隱曰此句乃老子所謂正言若反者足見子思子語言之妙夫君子之道行堯之行服堯之服無所謂倮也乃夫婦之不能可以能行及其至而聖人不能則君子之道倮矣君子之道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無所謂隱也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而聖人不知則君子之道隱矣道之

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不肖皆不足以赴
君子之道則皆曰君子侔也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
者不及也知愚皆不足以見君子之道則皆曰君子隱
也侔與隱皆非美名曰侔曰隱皆是有憾於君子故繼
之曰天地之大焉人猶有所憾此蓋爲君子解也不然
此句無箸矣

一卷石解

中庸篇一卷石之多鄭注曰卷猶區也卷無區義而石
稱一區亦不可解殆非也今按釋名釋宮室云困綣也
藏物纒綣束縛之也是卷聲與困聲古音相同麋字從

困得聲籀文作麋昭元年左傳楚子麋公穀作卷史記
楚世家作員是卷可通作員也說文員物數也從貝口
聲竊謂此字實卽方圓之本字其上所從之口當作○
古圓字也自寫者變○爲□與口字無別乃從貝以別
之其後又爲物數之義所奪又作大○形於其外於是
字遂作圓矣其實物數之員說文自有𠂔字其說解曰
物數紛𠂔亂也許君誤以員爲物數故𠂔下又加紛𠂔
亂也四字不知𠂔爲物數員爲方圓之本字古造字之
初不但不作圓亦且不作員蓋止作○耳明乎此而一
卷石之義可知矣卷讀作員一卷石卽一員石而以古

字書之則卽一○石也一○石猶云一丸泥矣又文十
一年左傳楚子伐麋公羊作圈圈從卷聲義亦得通玉
藻篇杯圈注曰屈木所爲是圈亦有○形一卷卽一圈
一圈卽一○耳釋文曰卷李音權又羗權反羗權反卽
音圈矣是古讀有作圈者較鄭義轉爲明顯也
固不固解

禮記哀公問篇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鄭注曰固
不固言由吾鄙固故也孔疏曰固不固者上固是鄙固
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
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

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
焉得聞此言哉愚按鄭義與王肅意實無少異孔氏不
達鄭意遂歧鄭王而二之而此經晦矣鄭云由吾鄙固
故也鄙固乃統解兩固字孔以爲上固是鄙固下固故
也若然則寡人固不故五字豈可通哉由不知鄭以鄙
固統解兩固字耳夫記文明有固不固之分鄭旣統解
爲鄙固則固是正言不固是反言豈待申說哉寡人固
三字爲句不固略讀接下焉得聞此言也王讀如此鄭
讀亦如此但鄭語簡王語詳耳鄭以由吾鄙固故也解
此兩句之義而孔疏竟不能會其意以注有故字疑爲